

壯悔堂集

冊三

517裝
517線

壯悔堂文集卷八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策

南省試策一

所貴於君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矜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僞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而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兼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舉天下至於無可信而乃欲寄其耳目託其心腹則其勢不得不流於偏重而私昵得以用之矣偏重者壅蔽之源也私昵者竊弄之漸也無怪乎執事之所問凜乎有煬竈之懼而又不肯盡其辭也竊意執事之所謂偏重者得非密勿之大臣耶所謂私昵者得非左右宦寺之小人耶果然則雖折檻叩墀而言之而皇帝有

所不信何也彼方有所挾以取重於人主而人主又嘗自恃其往日之英斷以爲彼有所不敢肆也愚請得破其所挾而明指人主之所恃可乎竊見今日之大臣所挾者強也介也而 皇帝之因而重之者亦以其強也介也然而強者四而弱者一焉介者一而和者二焉 皇帝未之察也所謂強者強於盜柄強於飾罪強於拒納忠之言強於護其私局弱者則弱於守道格君而已介者介於接天下之賢人君子和者和於羣小和於 皇帝之左右而已凡若此所謂強而介者唐之盧杞蓋皆有之不足異也頃有諍臣亦嘗痛哭而陳以爲今日有德宗之病誠爲不識忌諱然而其任人則佞之矣夫大臣有所挾以爲重則必陰窺 皇帝之意旨而明與爲市此必與寺宦相表裏而 皇帝又未之察也 皇帝未之察而且有所恃以爲彼不敢肆蓋自信卽有大憝如御極之初者吾有以翦除之無難也夫天下之患必有所伏而起必有所乘而入見以爲甚著則其微可杜也

見以爲甚大則其細可圖也苟忽之以爲微且細則其著而大者立至矣皇帝以爲廝養而役之使之而彼且疑天疑神也 皇帝以爲吾將有法焉誅罰其後而彼則已流毒而莫可窮也故 皇帝手除大慙之後今曾幾何時而部堂之署有貂璫矣邊塞之庭有貂璫矣財賦之地有貂璫矣舉未聞當密勿之任者一造膝陳其不可也大 臣以逢迎 皇帝而結納乎內臣內臣以嘗試皇帝而應援乎大臣 皇帝雖察察於遠而已遺之於近又豈有濟哉本欲寄耳目而適得塞本欲託心腹而適得蠱恐其病積累而深也聞之善治病者不必條具藥餌也誠能審其中於四肢而已得十之二三矣誠能審其中於血氣而已得十之五六矣誠能審其中於腠理而已得十之八九矣 皇帝一旦知受病之處則知起病之方任天下之情僞日來而吾惟以誠應之坦然大度固已收偏重之權塞私昵之路而羣天下莫之我欺矣所謂君德者有大于此者耶譬之診脉者標病環集

舉不足顧惟以攻虛邪而固根本爲上斯國醫也哉

是科爲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以如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寥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俸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蕡千載一轍良可歎也

爾黃

行文逼肖長公

靜子

南省試策二

用人之道上以實求之下以實應之循其常格未嘗不可以爲治不然雖日言破格而格且從之益固矣甚矣保舉一途 皇帝之意甚盛而羣臣皆以虛文塞責也夫 皇帝之所謂保舉者求濟世之才也今天下內訌外侮誠宜得個儻非常之人任而使之非爲其能周規而折矩前拱而後揖也若但如此而已見在三途之內豈患無其

人而又特設此一途耶保舉卽古之薦辟也其法不始於今日卽不稱而坐其舉主亦不始於今日然不過防其徇人情之私開賄賂之門而已以愚意論之奇士固斷斷乎出賄賂之外真才亦未必不在人情之中昔人所謂非親非故何由習知之也此二者已當不同觀而況於避影匿形惟恐多此一舉爲身累者乎於是士之稍才穎者則懼其多事而不舉矣士之稍方幅者則懼其戾俗而不舉矣士之稍氣節者則懼其沽名而不舉矣此行而彼倣以庸碌爲老成以軟熟爲諳練以闖茸爲和平究之人情固有賄賂非全無而個儻非常之人則百不得一也尙得謂之能破格者乎漢武帝嘗曰馬跡弛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魏武帝雖非帝王之比然而知人善任使未之過也彼則直謂士有行如陳平者吾用之矣斯二者真破格者也今天下之時之勢豈減漢魏用人豈尙可拘常格然而苟有舉二君之言以舉士未有不驚駭失色者以文求之而以實拒之格又烏

在乎其破也嗚乎舉朝之臣皆不以建功立業爲事而以畏罪持祿爲心而且借口曰吾必得孝如曾參廉如伯夷而後進之也然則屠販誠辱行而版築乃賤夫耳豈得一望見 皇帝之國門哉夫處三

代以下之世而必欲得三代以上之人以濟之愚竊見其惑也勢必至其真者不得而僞者踵至乃愚之所謂庸碌也軟熟也闌茸也夫士苟得其才穎者亦可矣苟得其方幅者亦可矣苟得其氣節者亦可矣今此三者皆以爲不足而乃更得夫庸碌焉軟熟焉闌茸焉豈因俗救時之道宜然耶抑此三者越於格之外而彼三者寓於格之中也 皇帝曰破格羣臣亦曰破格而實陰持一格共牢不可破於是乎保舉一事以虛文告終矣且天下士名求之甚高實待之甚卑無論高者鮮有有者不至即使有而至矣頃嘗有一士焉以草茅疎賤不爲祿誘不爲禍怵連章累牘抗論今日任兼將相之大臣 皇帝曾一聞之否乎竊意 皇帝聞之亦必爲羣論所惑以此士爲多

事者也戾俗而沽名者也而況乎其見駁於納言押伴於舉主也嗚乎皇帝而誠得此一士焉於以激天下之頑鈍勸天下之廉恥庶幾循序而進而三途之內不患無人焉競起而敬應之雖不言破格可也

論當日取人用人得失可謂曲盡文章反覆照映更妙不可言

靜

南省試策三

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重則天下重然而往往搖奪者冊立之不早豫教之不先也我國家元良之建蓋已有年近者皇帝又爲擇日出閣命儒臣授講讀蓋其所以爲社稷計者追古三代之隆而非漢唐以下之所能及也從來並后匹嫡少凌長愛間親皆足以搖奪國本今幸無之獨是豫教則願有說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竊以爲元所以長仁良所以繼善蓋欲以仁善正天下而無事

乎刑名法術也漢景帝性本刻薄當其爲太子也又以晁錯爲之家
令其後削七國卒亂天下論者究其禍本不必吳王稱兵之日也當
錯爲家令時已早決其有此矣則所以遣教太子者非其人也宣帝
雖漢英主然而殺趙蓋韓楊皆不以罪殘於用法高文之澤始衰顧
嘗謂成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參王霸奈何欲純任儒術則所以身
教太子者非其道也夫教太子者以書教之不若以人教之以人教
之不若以身教之也太子異日有天下之責者也但得青宮讀書辨
古今興亡識人才邪正足以治平耳矣豈欲以博物能文類儒生耶
顧其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觀而感之漸而摩之朝夕而悠游之
所謂以人教者非獨妙選儒臣也卽左右贊御之人尤所不可忽也
儒臣之少不若宦寺之衆也儒臣之莊不若宦寺之狎也儒臣之進
止有常度不若宦寺之臥起而無間也儒臣以經史進而宦寺以嬉
遊進二者豈相敵乎昔者如懷恩覃吉輩皆賢而有識以故憲孝兩

朝多得其助焉 皇帝誠厲風旨於此中得一二人如恩與吉者俾侍太子則一暴十寒之病庶幾免矣然而人主者太子之所取則也人主好聲色則燕趙之粉黛吳越之綺羅不問而進太子之前矣人主好狗馬則韓盧之駿足蒲梢之龍種不問而充太子之御矣推而至於人主好仁儒則太子之必純厚可不問也人主好名法則太子之必刻薄可不問也商高宗賢君也而爲太子日常在民間先朝

仁宗 宣宗聖主也而 二祖命之從征伐又嘗往來兩京道路身

出入田舍訪問百姓疾苦今旣不能如此脫略而簡易則所做法者獨 皇帝一身耳 皇帝無聲色狗馬之嗜固足以端本而正源然

竊恐漢之景宣之病不必盡能免也意者於元良之義尙未深長思耶抑愚則更有進焉往者太子出閣則爲之廣置講讀之官使之前有師後有傳左有弼右有輔其或儒臣不足則更選他曹而改授焉蓋其重也今則幸有一儒臣可以當師傅輔弼之任佐太子爲堯舜

者 皇帝顧以建言怒其伉直卒使之折辱貶謫以去毋亦豫教太子更有其術歟而何其不愛惜人才也

人教身教是訓諸本原之論

恭士

當日 思宗稍涉深刻故朝宗對策如此

牧仲

南省試策四

今天下之患殆有不可言者內之寇外之邊是也愚以爲寇之患非寇能爲患也患在任寇事者武臣養禍以自利文臣文飾以避害邊之患非邊能爲患也患在任邊事者因循而不知變計畏縮而不敢奮發當夫寇之起也繇於民貧民貧繇於賦重賦重繇於增兵增兵繇於備邊迨夫邊事之壞也繇於兵弱兵弱繇於餉薄餉薄繇於粟不登粟不登繇於田荒而民多爲盜然則二者之患將更相表裏而不知所終矣竊以爲邊之患遲而大寇之患速而烈請先以勦寇言之寇何起乎其先不過一旅之噪兵而饑民附之耳當其在豫之河

北也一二將帥翦滅之有餘然而卒使之復燃者則養禍以自利也未幾由晉入秦而其勢張而大矣於是乎一誤於撫再誤於勦之垂成說者且以爲行金而脫繼之開府秉鉞以爲方叔召虎者誠與前人不同然亦聞其久於宦路善調人情而已今日省臺議論甚深且苛幾束縛任事之臣無可一措其手而獨交口而譽其人者非誠以其用兵之善也乃愚所謂文飾者之效也 皇帝宵衣旰食欲拯生靈於塗炭寄任行間非文則武而約略不過如此亦何怪乎寇之日熾者雖然以法徇人則亂以人立法則治以官徇人則亂以人擇官則治今所爲文武者固在也武臣縱寇其責在武今則概縱之不問而獨朝逮一撫夕更一督其爲督與撫者亦曾聞有露章而劾一將帥者乎甚則積玩而輕武臣曰進彼亦進武臣曰止彼亦止以國家推轂賜劍之任而日望影隨塵等於將軍之幕客而猶謂之將士豫附 皇帝亦願知其事聞其人否也 皇帝誠願知其事聞其人一

且舉而措之以武立法以文擇官罷周旋繩墨之料而用拓落英雄之材申罰不逾時之格而警驕不可御之將則寇患可立平也夫內實則外之虛者不足憂內重則外之輕者不足舉請更以籌邊進從來籌邊者三策曰和曰守曰戰今則和有所不屑言戰則又似不卽舉獨有一守而已然而邊事自英宗以後固皆出於守矣亦嘗有三歲不破軍殺將乎五歲不入關乎十歲不窺京乎守業已無效而曾不知變計曾不敢奮發乃愚所謂因循者幸目前而畏縮者踵事後也然則今日誠變計而奮發焉勢必出於戰而愚且見陳言者之以邀功爲多事也挑釁爲速禍也孤注爲首罪也又誰爲任之者乎夫國勢處積強之日在於持重休息爲安處積弱之日在於整齊振刷爲強不可一概論也天下之因循而畏縮者殆二百年士馬久消耗矣器械久敝壞矣大將吏亦以其禍福之命羣聽之無可如何矣非使之臥薪豈能知寒非使之嘗膽豈能知苦也耶譬如有人病積

瘡者無不劑而救之之理即使驟畏剋伐亦必漸次破除其壘塊盪滌其腸胃而後徐養之以和平若乃徒畏藥餌而日進梁肉又豈能下咽哉夫我之邊且延袤以千里計守東而西潰守西而東潰五里置埃十里傳烽積而一路一將即使勝兵滿千而彼飄忽騰捷立以十倍來不可支矣夫彼嘗以聚當我之散我卒不思一大聚以掩出其不意則何說也我國家之幅員十大於彼我國家之人力十強於彼我國家之財貨十富於彼誠能反其積弱而以戰爲守則邊患不難備也嗚乎患之來也未著者易收而已見者難防漢之渤海朝歌寇也唐之黃巢亦寇也秦之長城周之太原邊也宋之澶淵浸假而至於江至於海亦邊也竊幸執事問及之而更願其破忌諱而入告我后也

練達英豁李文饒一流

恭士

明策從來以填引古事爲工此獨語語切今三百年第一手也

牧

南省試策五

今夫文章者有逮下之體有達上之體有疏理之體有致用之體有述誌之體有載事之體有象物之體有抒情之體教令詔誥之所發也箋疏章奏之所附也經術之表章也謨猷之條貫也彰往切今之經緯也條近行遠之章施也風詩之所見端也銘賦之所揚盛也總而言之俗尚之所繇以醇澆也人心之所繇以邪正也是固有體焉而非可以意爲之也然而變而通焉各自以其體爲體而非規而摹焉之爲一體也欲其皆醇而正必自取士始蓋士人之進身雖僅以其一體者爲之而其後歷久而殊用教令詔誥於是乎代言箋書章奏於是乎表職經術將以述聖紹賢謨猷將以澤民致主彰往則必取裁切今則必徵材條近欲其無蔽旨行遠欲其無滯思宣朝野之好惡於是有風詩壯國家之威儀於是有銘賦凡其所以需之如是

其備也夫需之以衆效而求之於一端無怪乎上作而下不應也何也本可以操末末不可以操本源可以澄流流不可以澄源無以鼓舞天下之學而徒欲振起乎天下之文是逐之於其末也爭之於其流也古人知其然故取士之途不一而其所以教學之旨甚鄭重所以教學之方甚周詳也今天下取人於進士一途且三百年而不變其偏重也久矣所謂進士者非真其學異於人也亦能爲進士之文而已父師之所教子弟之所習不過曰簡鍊而揣摩之求爲進士此外非所尙也始以其人登科目繼卽以其人知貢舉久而化焉公卿大夫士相視莫逆如出一轍夫舉天下而盡驅之於聞見寡乏才氣悴劣則進士之文之罪也雖然徒歸其罪於文彼有所不服何也彼誠無其學而不能非彼嘗能之而故出於此文以圖一得也且其所專家而爲進士體者亦不啻其心粗而氣浮旨陋而格卑鹵莽而食報滅裂乎先民矣而況乎求當於諸體也夫教令詔誥之文體在典

重今也非鄙俚則聲偶矣是其病爲褻爲瀆箋書章奏之文體在條達今也非夸諛則冗膚矣是其病爲詔爲謾經術之文以發明爲體者也訓詁者病之穿鑿者又病之謨猷之文以裨益爲體者也空疎者病之沿襲者又病之彰往之文以失其斷例而體病切今之文以失其考實而體病倏近行遠之文今勦其體於胥史病在乎學士之依樣風詩銘賦之文今虛其體於館閣病在乎舍人之斷牕凡若此者病不可勝言曾無害其爲進士無阻其爲大官也夫天下之執其一卷而思僥倖也久矣今皆如其願而償之俗尙又焉得不漓人心又焉得不汚乎天下之道一彼一此習之於此者百年而不能效之於彼者一日容有之矣若於此未嘗習之而遽欲求其效於彼則必不得之數也今執事所問者舉不越進士之文是其所積重不過此一體耳而乃欲諸體之皆合不亦異乎韓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物之小大畢浮愚以爲學水也文浮物也學既充實則其於